

● 张大友 ●

名人佳作妙语连珠
逸事珍闻妙趣横生

张大友题
逸事珍闻妙趣连珠



● 旅游教育出版社 ●

期 限

自此书于一月之内归还

旅游教育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1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趣话/张大友编著—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3.9

ISBN7—5637—0368—3

I、修…

II、张…

III、修辞方法—通俗读物

IV、H05

修 辞 趣 话

张大友 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8.75印张 1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6.50 元

ISBN 7-5637-0368-3/G·123

编写《修辞趣话》说明

《修辞趣话》已经脱稿，该书由前言、正文和后记三个部分组成，约18万字。

撰写《修辞趣话》的目的在于提高广大中学生、中师生学习修辞、欣赏修辞和运用修辞的志趣；该书对其他行业进行文字工作的同志也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撰写《修辞趣话》的过程中，注意了思想性、知识性、通俗性、科学性、学术性、应用性和趣味性。

《修辞趣话》始终把思想性放在首位。书中谈到了不少革命前辈、科学家、文学家、诗人以及他们著作中有关修辞的故事，这些有关修辞的故事犹如一场春雨，将会“润物细无声”地陶冶着读者的心灵。

《修辞趣话》在注意思想性的前提下，还注意了知识性。中学语文课本、中等师范学校语文课本（试用本）以及不少报刊中都接触到了修辞知识。如何让中学生、中师生和其他读者把修辞知识学到手，该书以“趣话”的形式进行了尝试；读了该书之后，将给你的工作、学习、写作和语言交际带来更多方便。

《修辞趣话》又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它深入浅出地把一些“似曾相识”但并未悟透的有关修辞知识通过通俗的语言，配合具体的事例讲出来，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够领悟到修辞的奥妙、品尝到修辞的乐趣。

《修辞趣话》不因通俗而忽略了科学性。作者对于各种

辞格的定义、举例，均进行了较为慎重的处理，力求在通俗的基础上，让该书符合科学性。

《修辞趣话》并未忘记学术性。该书对一些修辞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各种修辞格的修辞功能和一些词类的锤炼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这些，对于有志于研究修辞的同志可能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修辞趣话》亦未忽视趣味性。每种修辞格与词类的锤炼，均尽量带有趣味性，让读者读到这本书时津津有味；读到这本书后，回味无穷。如果能够这样，《修辞趣话》一书的命名也算切合了“题意”。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张大友

序

廖序东

大学问家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学问的趣味”。他说做学问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一个人要培养这种做学问的趣味。他的话是很对的。学问是多种多样的，做任何学问都可以感到有趣味。修辞也是一门学问，而且是随时随地都用得着的学问。一个人天天都要说话，说什么话，对谁说，怎样说才收到最好的效果，这就是修辞。修辞来源于生活，学习修辞适应生活的需要，理应是很有趣味的事。但有的人拿起一本讲修辞的书学习却并不感到怎么有趣味。这重要的原因就在修辞书的编写，没有注意到引起读者、培养读者学习修辞的趣味。

修辞书可以有两种编写法。一种是从理论到用例，也就是从抽象到具体。比如讲比喻，先下定义，说比喻是怎么样的一种修辞手法，再分类，什么明喻、暗喻等等，并各举几则实例，再讲比喻运用时的注意点。一种是从用例到理论，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前者重视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尽量写得全面些；后者重视读物的趣味性、可接受性、实用性，尽量写得通俗些。当然两者都应重视科学性、思想性。大友同志的《修辞趣话》，用的是后一种编写法。作者好像面对一些青年朋友在交谈，就有趣

的修辞话题一个个地娓娓而谈，一点拘束也没有。我想，那些青年朋友，也就是读者一定感到兴味盎然，对作者所谈的那些修辞道理自然心领神会了。我是很赞成《趣话》这一种编写法的。

《趣话》一书分为三十九个话题，每个话题谈修辞的一个方面，词语、标点的锤炼，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都包括进去了。话题多半以引用革命前辈、科学家、文学家以及他们著作中有关修辞的故事开始，渐渐引入类似的修辞实例，古今中外都有，于是修辞手法的定义、类别、与其它近似修辞手法的区分等，犹如水到渠成，都自然有了着落。全书点面结合，既提高了读物的趣味性，也增强了它的实用性。

大友同志说，本书的撰写目的在于提高广大中学生、中师生、高师生、教师以及一般文字工作者学习修辞、欣赏修辞和运用修辞的志趣，这目的无疑是能够达到的。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1992年10月5日

目 录

轻风扶细柳， 潘月失梅花.....	(1)
——谈动词的锤炼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7)
——谈名词的锤炼	
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开.....	(13)
——谈数词的锤炼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21)
——谈量词的锤炼	
对， 牛弹琴.....	(27)
——谈标点的锤炼	
党籍、国籍、人籍、球籍.....	(36)
——谈同字	
战必胜， 攻必取.....	(41)
——谈反语	
“我真傻， 真的”.....	(45)
——谈反复	
海上生明月， 天涯逢故人.....	(53)
——谈仿拟	
吻孩子·吻医院·吻祖国.....	(57)
——谈拈连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62)
——谈夸张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67)
——谈比喻	
人生无处不青山.....	(74)
——谈转类	
黄镇听到“咣啷啷”一声巨响之后.....	(78)
——谈摹绘	
“玉米棒子”又讲话了.....	(86)
——谈借代	
谷子出糠，糠出米，米做饭.....	(93)
——谈顶真	
工作、学习——学习、工作.....	(98)
——谈回文	
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04)
——谈比拟	
独角兽与比目鱼.....	(111)
——谈对偶	
方志敏的憎与爱.....	(118)
——谈排比	
文彦博本不姓文.....	(123)
——谈讳饰	
红花绿叶与烘云托月.....	(128)
——谈映衬	
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	(137)
——谈序换	

一首《中秋月》，多少弦外音.....	(142)
——谈婉曲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149)
——谈叠字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55)
——谈双关	
失败是成功之母.....	(159)
——谈新解	
鸿是江边鸟，蚕为天下虫.....	(164)
——谈析字	
“回回”救“曹”与“机西”分子.....	(169)
——谈飞白	
“二传手”与“三级跳”.....	(175)
——谈借用	
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179)
——谈析词	
八月的柿子——越老越红.....	(183)
——谈歇后语	
“嘎崩脆”乡长做动员.....	(188)
——谈设问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93)
——谈反问	
牛·牛尾·牛毛.....	(197)
——谈层递	
见“鸡”行事.....	(202)
——谈成语变用	

鼻子闻声，耳朵见色	(207)
——谈通感	
参天松色千年志，坐听涛声到黄昏	(214)
——谈引用	
周总理，你在哪里	(220)
——谈呼告	
·附录·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225)
——《木兰诗》修辞赏析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229)
——《愚公移山》修辞赏析	
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	(232)
——《春》修辞赏析	
井冈山的毛竹，你是革命的竹子	(237)
——《井岗翠竹》修辞赏析	
锦绣河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245)
——《晋祠》修辞赏析	
叫你“女儿绿”，好么？	(252)
——《绿》修辞赏析	
索子·虞明·晓角	(258)
——鲁迅的笔名与修辞	
后记	(268)

轻风扶细柳， 澄月失梅花

——谈动词的锤炼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然而，在一次改诗时，竟落在妹妹苏小妹之下。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晚上，月儿刚刚挂上柳梢，苏轼以及诗友黄山谷用过晚餐之后，偕同苏小妹踏着如水的月光信步来到馨香四溢的梅园，面对如此良宵，他们雅兴大发，共论诗文。

聪颖活泼的苏小妹首先开口：“哥哥，我得两句，请您各加一字，说出诗腰；这两句是，‘轻风细柳，澄月梅花’。”小妹的两句刚刚脱口，苏轼便以他敏捷的思路应声而出：“首句增‘摇’，后句加‘映’，即成‘轻风摇细柳，澄月映梅花’。”苏轼说完之后，微笑着看了小妹一眼，认为小妹定会给予满意的评价。然而，小妹给他的评价却是：“此句为下。”

苏轼毕竟是论诗作文的老手，他略加思忖之后，高兴地说：“既然刚才的诗腰不中小妹之意，那么‘轻风舞细柳，澄月隐梅花’，若何？”苏轼的这一次改诗，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定会得到小妹的赞许。不料小妹又对哥哥苏轼将了一军：“好是好多了，但仍不属上品。”

站在一旁的山谷居士一直未动声色，深知苏小妹的学识不可低估，于是怀着敬慕的口吻说道：“依小妹的高见呢？”

但见苏小妹胸有成竹地说出了她的见解：“轻风徐来，细柳动态不显，怎能用得上‘摇’、‘舞’这类较露的动词呢？我看用‘扶’为好；下句梅花，在月光映照下，没有白天那样明媚，似有淡然失色之感，然而却不减娇柔之态，我认为加‘失’字更富有诗情画意。”

苏轼、黄山谷受小妹启发，于是在诗腰中分别加“扶”、“失”二字，使得“轻风扶细柳，澹月失梅花”句，他们吟诵、品评之后，情不自禁地击掌称妙，连声赞道：“高明，高明，真乃一字生辉！”

古人在诗歌的创作中，是极为重视炼字的。唐代诗人贾岛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代另一位诗人卢延让也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清代沈德潜著的《说诗啐语》中主张诗歌要做到“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这“见奇”、“见险”、“见新”、“见色”的佳字全靠锤炼而得。先说“见奇”：宋朝词人宋祁《玉楼春》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据说这“闹”字被宋祁改过多次才最后确定下来；确定之后，便被争相传诵。为什么会被争相传诵呢？就是因为“闹”字尽管平淡，但是与“红杏枝头”上的“春意”相搭配之后，顿生奇妙意境。清代诗人刘公勇称这“见奇”的“闹”字“卓绝千古”；王国维称这“见奇”的“闹”字“境界全出”。再说“见险”：唐代诗人杜甫《醉歌行》中“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句中的“流”和“扫”两个动词虽是常见，却生险势，夸誉了年轻一代雄健的笔力和磅礴的文气。三说“见新”：宋代黄庭坚“高蝉正用一枝鸣”中的“用”字，尽管有些陈旧，可用在此处却显出了新意，既点出了蝉在高枝上的神态，也点出了它与世无争的精神。

假如用“占”，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它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排挤它物；如果用“抱”，则显得力量过重，粗大的树干，蝉也未必抱得过来。最后说“见色”：宋朝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就用得生色。这“绿”字，也是王安石多次锤炼改动而成。他先用“到”字，再改“过”字，又换“满”字，最后易为“绿”字，这“绿”变成了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品读之后，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美感。

诗歌中的动词锤炼，要立足于开拓境界，使其意境焕然一新，这就要求选准字眼。贾岛在《题李凝幽居》诗中，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句。相传这“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始用“推”字，后欲改“敲”字，实在难以“定夺”。于是，贾岛便骑在驴上吟咏，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这时，迎面过来了韩愈，贾岛便向韩愈请教。韩愈告诉贾岛说：“作敲字佳矣。”韩愈的这一见解是有独到之处的。因为和尚深夜而归，用手推门，门何以能被推开？而用“敲”呢？庙里的和尚听到敲门之声，则会为之开门；正因为“敲”字有声，方才显出夜的寂静，从而越发显出意境的优美；如果用“推”，则索然无味、黯然失色了。

诗歌中的动词需要锤炼，小说中的动词何尝不需要锤炼呢？关键是小说中的动词锤炼要立足于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孔乙己》有如下一段描写：

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面对众人的讪笑，孔乙己不作争辩，而是用“排”出九

文大钱买两碗酒和一碟茴香豆的行动对众人的讥笑进行抗争，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那时候，有些品行不端的酒客，在交付酒钱时，以少充多或故意拖欠的事时有发生，可孔乙己是读书人，只要身上有钱（不管钱的来路如何），该多少就付多少，绝不做假，绝不欠帐。他的九文大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一“排”出的。这个“排”字，排出了孔乙己虽然背地里难免做些偷窃的事，表面上却要维护读书人的“体面”和“尊严”的畸型性格。

再看《阿Q正传》中阿Q喝酒时付钱的一段描写：

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比起孔乙己“排”钱，阿Q要大方得多、气势得多了。他不但满把“银的和铜的”一“扔”，而且还理直气壮地喊叫，“现钱！打酒来！”至于多付了多少钱，是连数一数，排一排都不屑的。因为酒是阿Q的精神寄托，金钱是阿Q的最高目的和最高追求。只要腰里有钱，尽管是从城里偷来的，他也要在众人面前进行炫耀，他更要在“打酒来”的叫喊声中，气势地将满把的银钱铜钱一“扔”，然后来个一醉方休。这“扔”字，恰恰“扔”出了阿Q毫无精神追求的空虚心灵。假若让孔乙己“扔”钱，让阿Q“排”钱，那么孔乙己的畸型性格和阿Q的空虚心灵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了。

再以鲁迅小说中的一个动词“偷”字而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最忌讳“偷”字，他一到酒店，喝酒的人说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他便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喝酒人证明亲眼看到他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时，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从孔乙己的辩词中，可以看出他对“偷”字是忌讳莫深的。可是在鲁迅的另一篇小说《社戏》中，却用“偷”字偷出了神情佳韵。那是“我”同双喜、阿发等小朋友在看社戏的归途中想吃罗汉豆，双喜问阿发：“阿发，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哪一边的呢？”阿发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普通的一个动词“偷”字，一经大师选用，便极富表现力。《社戏》中，“偷”字状写了一群天真活泼、淳朴可亲的农村少年形象。本来，摘自家的罗汉豆吃算不上偷，但他们是小孩，是瞒着大人干的，怕大人生气，故而说“偷”；再加上他们心灵纯洁，又没有孔乙己那么迂腐而说“窃”豆，所以，这出自少年之口的“偷”字，入木三分地体现了孩子们的天真。

《故乡》里，有这么一段描写：

圆规一面愤愤的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手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一副并不值钱的手套，是当年的豆腐西施不屑一顾的。可是现在的杨二嫂，随着家境的贫困与艰辛，变得异常自私。所以，在对“我”进行虚假的奉承和尖刻的嘲讽声中，连母亲的一副手套也不放过，慢慢向外走时，顺手将它“塞”在了裤腰里。小说始终未用“自私”的标签贴在杨二嫂身上，可这传神的“塞”字，不但是杨二嫂自私品格的折射，也是对她口口声声认定闰土有私藏“我”家碗碟于灰中等“不轨行为”的莫大嘲讽。

清代诗人袁枚说过：“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

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动词锤炼得好，写事，则事活；写景，则景活；写人，则人活。鲁迅的小说正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小说中的人物被他刻画得栩栩如生，相当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归功于鲁迅对动词的潜心锤炼。